



穿越天堂的手 著

黑白配

极度恐怖
请勿独自阅读

黑白配

穿越天堂的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白配 / 穿越天堂的手著. -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430-5863-7

I. ①黑… II. ①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2930号

书 名 黑白配

著 者: 穿越天堂的手

选题策划: 含章行文

策划编辑: 左 夕

责任编辑: 朱纪新

装帧设计:  含章行文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

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http: //www.whcbs.com

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55千字

版 次: 2011年9月第1版

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Contents

引子	1
第一章	7
第二章	13
第三章	19
第四章	26
第五章	35
第六章	43
第七章	49
第八章	56
第九章	63
第十章	69
第十一章	73
第十二章	77

第十三章	忆	85
第十四章	撞	89
第十五章	故	94
第十六章	绕	98
第十七章	病	108
第十八章	聚	116
第十九章	爆	118
第二十章	僵	122
第二十一章	笑	129
第二十二章	幻	137
第二十三章	巧	144
第二十四章	引	150
第二十五章	撼	160

目 录
Contents

第二十六章	空	167
第二十七章	疑	174
第二十八章	梦	180
第二十九章	等	185
第三十章	母	188
第三十一章	罗	196
第三十二章	家	206
第三十三章	审	210
第三十四章	追	218
第三十五章	见	223
第三十六章	挟	226
第三十七章	枪	231
第三十八章	逃	236

第三十九章	往	239
第四十章	惑	245
第四十一章	虚	250
第四十二章	凌	255
第四十三章	谎	256
第四十四章	局	263
尾		265
后记		266

考骨中卷

第一章	错乱的记忆	268
第二章	我是个木偶	273
第三章	怪人	276
第四章	只能问一个问题	282

引子

晚上十点半，我进了浴室，脱完衣服，开始调水温，忽然听到门铃响了。

妻子此刻应该在床上看书，我冲着浴室的门喊了一声：“老婆，我刚脱了衣服，你去开门。”

妻子没有应声，卧室那边也没听到动静，我心想可能她没有听见，于是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：“老婆？听到没有？去开下门！”

卧室那边仍然没有动静，而门铃第二次响起。

说实话，我的声音已经很大了，妻子不可能听不到。

也许她正在穿衣服吧，一会儿就去开门了，我一边想着，一边打开了淋浴喷头。

门铃还在响，我不得不关了淋浴喷头，朝卧室那边大吼：“董昕洁！你干吗呢？还不去开门！”我有点恼火。

可卧室那边还是没动静，门铃已经响第四遍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只得把衣服穿上，急匆匆跑去把大门打开。

门外站着的不是别人，却是妻子。难怪我吼了半天都没人去开门，可是，她什么时候出去的？

“你怎么跑外面去了？也不带钥匙？”看着她冻得发青的脸，我没再多问，赶忙把她让进了屋里。我转身进了浴室，再次把衣服脱掉，一只脚刚跨进淋浴房，门铃又响了。

“老婆，去开门！”我想也没想就吼道。

浴室门外还是没有动静，门铃继续响，我一只脚跨在淋浴房里面，等了十秒钟听门外的动静。

没有走动声，也没有开门声。

你说这叫什么事？！心底的火气腾地一下冒出来，我再次披上衣服，猛力拉开浴室门，一边冲着卧室大吼一声，一边快速走过去把大门打开。

门外站着的，还是妻子！

“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”我劈头盖脸冲她吼道。

她没有看我，只是低着头，从我身旁闪过，然后迅速进了卧室，一句话都没说。

我看着她这一连串的动作，站在门口愣住了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吵架了，今天她这是怎么了？有点不对劲啊……

从门外吹来一阵冷风，我打了个哆嗦，决定先把这澡给洗完了再说。

刚脱掉衣服，门铃第三次响起。

我迅速把衣服穿回去，一把拉开浴室门，跳到大门口，拧住了把手刚想打开，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，我决定先从猫眼里看看情况。

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前两次开门后看到的都是妻子！如果说她由于什么事情忽然要外出，然后忘记带钥匙了，那情有可原。问题是她接连出去了两次，而且连着两次都忘了带钥匙，这就有点反常了。刚才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：她脸色泛青，一声不吭。这种表情只有在她碰到自己完全无法处理的事情时才会有，那么，她到底碰到了什么事？我记得在我进浴室之前，她还好好地躺在床上看书啊。

最奇怪的是，从我进浴室开始，就没听到过卧室门被打开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脚步声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妻子出去过，那她刚才又怎么会出现在门外？

想到这里，我把眼睛凑到了猫眼上，朝外张望。

猫眼中一片漆黑，可能是楼道里没开灯，但随即心里的恐慌感开始蔓延上来，因为我很快就联想到了恐怖片中的情节：你朝猫眼里看一片漆黑，因为外面那个人（或鬼）同样把眼睛放在猫眼上朝你看……

我马上离开了猫眼，强作镇定地朝门外喊道：“谁啊？”

没有回答，铃声也停了下来，我站在门口，一下子愣住，不知道在等待什么。

我忽然意识过来，得回卧室去看看妻子。

可就在我转身要朝卧室走去的时候，“嘭嘭嘭”的拍门声从身后传来。

我再次愣住，几秒钟后继续朝卧室走去，轻轻拧开了卧室的门。

床头灯亮着，但是床上没有妻子的身影，我朝房间里扫视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她，心想：难道她又跑到外面去了？现在拍门的就是她？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

我的火气这次是真的上来了，一个转身就准备去开大门，可就在我转身的刹那，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了一处不对劲的地方，是床那边的梳妆台。

我停了下来，仔细一看，就发现，梳妆台上的整面镜子都没了，台面上还散落着一些镜子碎片。

我急忙跑过去，却猛然发现，妻子正蹲在梳妆台下面，背对着我，全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。

我脑袋里嗡的一声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刚才还好好的，她怎么突然就这样？

来不及多想，我轻轻喊了一声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？”一边喊着一边去扶她。

我试图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但是她仍然蹲着没有动，我又轻轻喊了几声，她才回过头来，很仔细地看了我一眼，就伸出手一把将我抱住。

看情况，她似乎被什么吓到了，我赶忙安慰她道：“老婆别怕，有我在呢，老婆别怕……我先扶你上床，再给你去倒杯水，你别抱这么紧，听话啊。”

妻子抱得很紧，我有点喘不过气来，尝试了几次终于把她推开，扶她到床边，让她躺下，准备去倒水。

门铃又响了。

我这才回过神来，刚才还有人在外面敲门呢，这一会儿工夫我就把这事给忘了，于是打算先去开门。

但是，妻子忽然从床上跳了起来，一把拉住我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别去！”

门铃还在响，我看了看妻子，有点明白过来，难道她害怕门外那个人？

既然如此，那要消除妻子的恐惧，最好的办法还是让门外那个人进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

于是我一边安慰妻子一边推开了她，转身快步走出了房门，穿过客厅，拧开了大门把手，将门开了一条缝。

门上却突然传来一股很大的力量，我猝不及防被推开了。门外一个身影闪了进来，我条件反射地在门前一挡，想把那人推出去。

那人却一个劲地往屋里钻，我大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那人没有回答我，他比我瘦小得多，僵持了两秒钟，就被我推了出去，而在这时候，我借着屋内的光亮，看清楚了那人的面貌。

这一刻，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。

外面那个人，竟然还是我妻子！

我整个人愣住了，而妻子则趁机一下子闪身进了屋，并很快冲进了卧室。

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太离奇了，因为妻子几秒钟之前还在卧室里，而几秒钟之后却出现在大门外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因为我穿过客厅的速度很快，妻子不可能速度比我还快，更不可能在我根本没看到的情况下跑到大门外去。

不！妻子在卧室的时候，她同时又在大门外按门铃？难道说妻子会分身？

不，这种事情也绝对不可能发生！其中有一个肯定不是我妻子！

那么，到底卧室里的那个是真的，还是门外的那个是真的？而那个假的又到底是谁？

大门已经关上了，我却剧烈地打了个寒战，就仿佛被人从头到脚泼了一桶冷水。

我走到卧室门口，犹豫着要不要打开门。我害怕，打开门后，看到卧室

里有两个妻子……更害怕打开门后，卧室里只有一个妻子，而明明我知道自己妻子在卧室里，刚刚又冲进去一个！

开？还是不开？我犹豫着，就在这时候，大门外再次传来铃声。

这出乎意料的铃声让我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我刚才总共开了三次门，门外都是妻子，那么这次……难道说门外又来了个妻子？

我就不信了，天底下还有这么离奇的事？不管门外是妻子还是其他什么东西，我倒要看看，它到底能出现多少次！这样想着，我猛地拉开了大门。

一阵阴风吹进来，楼道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又走到门外去，那只时常有故障的感应灯此刻似乎彻底坏了，不管我怎么拍手都没有亮起来。

有风从楼道转角处吹过来，那边是个小窗，原先的玻璃已经没了，只剩下一个狰狞的窗框。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，我忽然有种极度强烈的恍惚感，仿佛四周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……

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幻觉？根本就没有人敲门，也根本就没有很多个妻子，一切都是我进浴室后产生的幻觉？

我的头痛病又犯了，太阳穴跳得生疼，我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，先回卧室去看看。

我再次轻轻打开了卧室的门。

一阵更冷的风迎面吹过来，我打了个哆嗦，随即就发现飘窗被打开了，飘窗上面站了一个人，是我妻子。

妻子背对着我，定定地站在飘窗上面，黑色的长发在风中凌乱地飞舞着。

这一幕，让我永生难忘。

在0.1秒内我明白了她的意图，但是冲过去的指令却在两秒之后才传达到我的腿上，而在这两秒之内，妻子回过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睛淡淡地说了一句话：“不要找我。”
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满脸都是泪水。

两秒之后，我开始往飘窗边冲过去，她却带着那满脸的泪水乘着夜风飞了出去。



第一章 寻

凌志杰抬手看了看表，问我：“这就是所有事情的经过？”

我闭上眼睛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但胸腔里那种压抑感仍然排山倒海般涌上来，令人窒息。

我不知道还能对眼前的这个男人说什么，因为他不相信我说的话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相信自己，所以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。

“你现在在想什么？”凌志杰总是习惯这样问别人。我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，用的是那种仿佛能看穿你内心的眼神。

他的这种眼神有点灼人，我将视线移开，转到墙上的挂钟，“五点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
“我说何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按你说的，昕洁是失踪了，你现在叫我回去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”凌志杰站了起来，走到飘窗边上，把头探了出去，四处看了一会儿，回过头来继续说，“你说你看到她从这里跳下去了，可下面没看到人，也没看到血……你说……”

“我没说她跳下去！”我也站了起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好吧好吧，你是看到她朝窗户外飞走了？她长翅膀了是吗？”

“她哭了，她飞出去之前哭了，对我说别找她，就是这样。”

凌志杰从窗户边走回来，又用那种灼人的眼神看着我，看了足足有十秒钟，然后问道：“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于是回道：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她在床上看书，我打算洗澡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”

“不是这个，我是问你们有没有吵过架？”凌志杰的眼神继续紧逼。

“你看过我们吵架么？”我用同样的眼神回敬他。

“我没看过，但我知道你们吵过。”

“凌志杰，我告诉你，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别跟我提！何况昨天你也见过她，你觉得她的气色怎么样？”

凌志杰终于将视线转移，叹了一口气，用缓和的语气问道：“阿宁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但是，你今晚上跟我说的事情，我没法相信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没法相信，你知道吗？”

他顿了一顿，似乎等我说句话，但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。

他看我没动静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没有说出口，跑去了客厅，回来的时候嘴里多了一根烟，同时递给我一根。

我下意识接了过来，他帮我点着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挨着我坐下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

手指上传来剧烈的痛感，我轻哼了一声，随即发现烟已经烧完了，自己却一直都没放进嘴里。

我起身，一边将烟头掐进烟灰缸，一边对凌志杰说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今晚上就这样，我也睡一会儿，明天再说。”

凌志杰抽完最后一根烟，也站了起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用缓和的语气说道：“阿宁，别想太多，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昕洁是失踪了，不是死了，所以你……应该好好睡一觉，也许明天她……就回来了。”

我抬起头看了看他，回道：“也许吧，也许明天就回来了……”

凌志杰走出卧室，我下意识跟着去送他。

关上大门的时候，他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阿宁，我知道你肯定有事情瞒着我，你们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，不过我现在也不逼你，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！”

我苦笑，关于今晚上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必要瞒着你？只是目前为止对于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不可能相信罢了，呵呵，说实话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妻子离奇消失，我自己也不信。

凌志杰走了，我回到卧室，看了看飘窗，还没有关上。我不想关上，因为我的脑海里忽然有个可笑的想法，也许，妻子不一会儿就从那飞回来了也说不定。

整整四个多小时，家里每一个角落都翻遍，让值班的保安帮忙在整个小区都找过，甚至看过了所有的监控……这是凌志杰赶过来后和我一起做过的努力，但是，没有结果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，看了看表，已经清晨六点，但冬日的夜太漫长，窗外的世界仍然被黑暗笼罩。

我仍然坐立不安，实在没法相信妻子就这么离奇地消失了，消失得一点痕迹都没有……不，她此刻一定在某个地方，但是，这个地方会是哪儿呢？

我再次走到了飘窗边，学着妻子的样子站上去，回头看一眼卧室，然后注视着楼下那一片深邃的黑暗。

这是六楼，二十多米的高度，如果真的跳下去了，活着的可能性太小，即使能活着，也肯定会在地面上留下痕迹。但是，我和凌志杰早已查看过楼下的那片空地，没有发现任何痕迹。

所以，她没有跳下去？

飞走了？这是我的第一直觉，但很显然，这不符合我的世界观。

还有什么可能？还有什么可能？……

对了！她去了五楼！我怎么就没有想到？！

五楼住着一家三口，女主人叫罗先梅，是个家庭主妇。她常年在楼道里

摆着煤炉烧水。每当我们经过时都会打招呼，她是个很和善的人。

她起床的时间比较早，基本在每天早上六点半左右，我都能听见她那只水壶发出的蜂鸣。

此刻已经是六点十分，她差不多应该起床了。

犹豫了两秒钟后，我按响了502室的门铃。在第一节门铃还没结束前，门就开了。

“哟！是你啊，我还以为谁呢。啥事啊，今天起这么早？”罗先梅和大多数中年妇女一样，微胖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如果不刻意压低声音的话，她的嗓门整个楼道都能听见。

“梅姐……你……也早啊……我就是想来问问，昨天夜里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？”

罗先梅眼光一闪，问道：“啥奇怪的声音？”

“就是……比如窗子外面有什么奇怪的声音？”

我刚说完，就见她眉头一皱，紧接着说道：“窗子外面我没有听见啥声音。不过昨天刚睡下没多久，倒是听见你们楼上一直有人在按门铃，还按个不停，后来又有好些人在楼梯里上上下下的，当时我就想出来看看，可老鬼却叫我别管闲事……哎，我说，不会是我们这栋楼里遭小偷了吧？你家东西被偷了？说说，快给我说说看。”

我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不是，不是小偷，是我几个朋友过来了。现在没事了，我要准备去上班，回头再跟你说吧。”

“哎，我说，小何你这人咋这样呢？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就跟我们说声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……”

我随便应付了几句，就回到楼上。现在能确定的是，妻子没有翻到楼下去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心想就算她想翻，以她的身手和胆量也不可能翻到楼下去，难道说她真的就这么以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消失了？

如果不弄清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我对妻子的消失始终都抱有怀疑，我总感觉妻子此刻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但那到底又会是什么地方呢？我的思

绪再次回到窗外的问题上，如果说翻下去有可能的话，那么翻上去也是有可能的，也就是说翻到七楼？

我先前没有考虑到这点，因为七楼一直都没住人，是空的。我习惯性地 将七楼排除了。

现在想想，既然没有住人，那么翻上去的可能性倒要比翻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点，当然，前提是妻子有想要离开我翻上去的理由。

我现在脑子不知道是清醒还是浑浊，但我觉得有必要把每种可能性都去验证一遍，否则我不会死心。

两分钟后，我带了一支手电和一把螺丝刀外加一个榔头开始往楼上走，而这时候，楼下刚好传来水壶的蜂鸣，我看了看表，正好六点半。

“小何，你下来！”我正准备继续往楼上走，下面传来了罗先梅的喊声。

虽说七楼没有住人，但像我这样带着螺丝刀和榔头前去登门的，不管怎么说都不妥当。我不得不停下来，问道：“梅姐，什么事？”

她跑了上来，连拖带拽地拉着我往下走，边走边说：“你上去干啥？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么？别上去！”

我感觉莫名其妙，“你跟我说过什么？为什么不能上去？”

罗先梅一直将我拉到她家门口才停了下来，瞥了眼我手里的工具，脸色就沉了下来，“你还准备去撬门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只是想上去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。”看着她咄咄逼人的眼神，我撒了个谎。

“呵呵，你上去干什么我还不知道？”她顿了顿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，“我知道你想去楼上看，也知道你先前问我晚上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是因为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从你们搬进来开始就知道！”

我愣了一下，一时间不太明白她说这些是什么意思。

随即她的表情变得神秘起来：“你们晚上是不是听到楼上有小孩子玩弹珠的声音？还有高跟鞋走来走去的声音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实话，我从没听到过她说的这些声音。但她既然这么说了，就表明她知道一些什么事情，于是我又点点头，想听她继续说下去。

“哎，我说，你到底是听到还是没听到？”

我再次点点头。

“你既然听到了，还不明白？”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“上面没住人啊！”

可能是我先前一直沉浸在妻子离奇消失的情绪里，被她这一嗓门，突然转过弯来，她的意思是：楼上闹鬼。

但，这对我来说，非常扯淡。我不相信“鬼”这东西，压根就不信。但我还是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上去了。”

罗先梅看了看我，露出不可思议的样子，“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你快把水拿进去吧，要不都凉了。我得准备下去上班了。”

罗先梅进屋之前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悄声说：“你们搬来这么久了，应该听说过呀，你们楼上原先住着一家四口，全死了。”